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小說組 優異獎

〈故事〉

黃詠珊

## 一、〈關機〉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

你剛從公開試的考場出來，一邊向朋友揮手告別，一邊按下開機鍵，漆黑的屏幕逐漸亮起了你和母親的合照，你撥打了母親的電話，雀躍的要和母親分享喜訊。

「喂，媽咪，你在哪呀，我覺得我今天考得不錯呀，特別是寫作，五星星沒跑了！」等待良久，電話那頭卻沒有傳來預想的誇獎，而是母親的哽咽聲。「媽，你怎麼了？」

「囡……醫生說阿媽有肺癌……點算呀？」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如果說晴天霹靂真是有一道雷打下來，那麼這道雷應是打到了你身上，你輕快的腳步戛然而止。「啊……什麼？」

母親的聲音是含糊的，依稀地跟你說着什麼，你貌似也捕捉不到她的意思，只能相約在巴士站碰面。碰面以後你們卻沒有說話，你輕覆上母親不知所措的手，接過文件翻看着。那是你第一次沒有陪母親看醫生，沒想到就出事了。你說，如果那天有陪她覆診，結果會否不一樣。但其實我們都知道，世上沒有如果。

醫生說，在母親頸部抽取的組織檢驗到癌細胞，很大機會是從肺部擴散至頸部的，現在需要進行電腦斷層掃描檢查，確認癌細胞擴散的情況後再確定治療方案。這個檢查在政府醫院排期要一年以上，建議儘快到私營機構檢查，不能耽誤。所以，你們選擇先到深水埗那間價錢相宜的社福機構詢問，便登上了前往深水埗的巴士。

路上，母親定定地望着窗外，陽光映在她的臉上，使她眼眶內的水珠特別刺眼。你幾番想要開口安慰她，卻又無法組織言語，似乎，說什麼都哄不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好她了。所以，你低下頭，手指在手機屏幕上飛舞，第一次認真研究起關於癌症的資料。我不知道可以怎麼幫助你，只能加快速度給你找資料。「肺癌病徵」、「肺癌病人存活率」、「肺癌治療成功個案」……搜索出來的資料，如細針般，一下又一下地扎進了你的心頭。肺癌為頭號殺手，目前並沒有什麼奇蹟。你的臉色逐漸沉重，輕嘆一聲，放棄了學術性的研究，而又輾轉在各大討論區中尋找過來人的經驗。討論區的最前幾頁都是病人家屬的求助和人們友善的解答，你得到了些許實用的意見，抗癌並沒有想像中可怕。但你又發現，大多數討論區的最後，家屬總說他們已經脫困了。

再次抬頭，已然到達深水埗。正值剛結束午膳的時間，機構門外排起了一條長長的隊伍。幾番輪候，終於得悉最快的預約要一個月之後，檢查之後又要等上一兩星期才有報告。職員提醒你們，其他社福機構的情況差不了多少，私立醫院卻只有價錢要考慮。母親還在猶豫，畢竟私立醫院一次檢查動輒上萬元，那是我們一個月的生活費。但你已經決定了，下一站，聖德肋撒醫院。

那是你第一次踏足私立醫院，聖德肋撒的大堂倒像是什麼高級場所，但可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惜沒有人會有心情欣賞這些華麗的佈置。尋找做檢查的樓層，登記資料，交醫生信後，手續已經完成。兩天後做檢查，約五天後便可以取得醫生報告。費用方面，就要看母親需要注射多少顯影劑而定，一萬至兩萬元不等。在深水埗待幾個小時都解決不了的事，這裡只需短短幾分鐘。

回到家後的時間，好像減慢了般。母親的眼眶總是濕潤的，父親想要逗你們高興卻又不知從何說起，你也是，總是呆呆的看着我。這個家，忽然就安靜起來了。

很快便到了檢查當天，你一大早便在查看文件，像個小護士般再次叮囑母親要注意什麼，母親倒是被你板正嚴肅的模樣逗樂了。然後，當母親梳洗完畢，便已經看到乖乖坐在沙發上等待的你。你穿了一件黑色上衣和一條米白色的短褲，看起來十分隨性。那條短褲是你向來不愛穿的，因為口袋不大，放部手機都露出一大半來。平常你總要磨蹭半天才能出門，如此乾淨利落，也令母親有些驚訝，她竟盯着你出了神。你舉起手在她眼前晃了晃，緊接着，她捉緊了你的手，一同邁出了家門。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第一次做這種檢查，母親明顯十分緊張，她的手冰冰涼涼，和我一樣，在這般炎熱的日子倒是十分舒服。有別於公立醫院登記後還要長久的等待，這裏完成登記後便要去進行檢查前的準備工作。你站在母親旁邊聽着護士的問話，不時觀望四周，手指一下又一下地敲着我。不久，母親被注射了三小瓶不同顏色的藥水，她說感覺藥水時而冰涼時而溫熱，跟隨着血液在身體裏到處跑，新奇極了。但未等我們再討論那些藥水是什麼，我倆便被請至外面等候。

這裡的沙發軟乎乎的，空調溫度又剛好，舒適得讓你忍不住打了幾個哈欠。我以為你要呼呼大睡了，你卻跟我玩起了遊戲，而每當有人進出檢查室時，你又會停下來看看。大門開開合合，許是如你的心情一般起起伏伏吧。約莫兩小時，檢查室出來的身影終是你盼的那人。你急忙迎了上去，關切地問着母親有沒有不舒服。母親搖搖頭，轉而跟你說起了裏頭的經歷，她說裏面都是獨立包間，一人一張沙發和一台電視，桌子上放了一個大水壺要喝光，好讓肚子都是水，檢查時會更清楚……你們討論熱烈，差點錯過了護士的呼叫，哦，原來是要去繳費了。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你獨自走到櫃檯前，取出了兩疊用橡皮筋捆起的鈔票，等待正在鍵盤上敲敲打打的護士。護士將費用明細打印了出來，一共是一萬二千元正，你解開了其中一疊的橡皮圈，手忙腳亂地數出了二十張紙幣，再拿起另一疊鈔票，小心翼翼地將錢幣塞進玻璃與檯面的縫隙中。護士接過鈔票，拆開一些對摺了的紙幣，不緊不慢地點算着。你透過玻璃的反射看見了後面排隊的人們，他們的手上只有一張薄薄的卡片，正盯着櫃檯。那些目光許是令你感到尷尬，你又低下頭看着被不停翻動的鈔票。良久，手續可算是完成了。你取過收據和領取報告的證明書，牽起母親的手便往外面走。

折騰了大半天，大家都餓了，特別是我，已經沒甚麼能量了。於是我們乘車來到了母親最熟悉的花墟，計劃去她最愛的那間茶餐廳，順路在陳姨那買一包香噴噴、熱騰騰的炒栗子。而在吃飯之前，母親要先去方便一下，你便在門外等她。許是手上提着母親的手袋和喝剩一半的維他奶，並不方便，你讓褲袋先兜着我。又許是等待的過程有點無聊，你便過了馬路到花店看花，沒有發現我已悄然跌落在馬路上。一輛接一輛的汽車駛來，我僥倖地躲過了前幾輛，但我還是被輾過了。碎裂的我躺在路上顯然十分突出，母親從洗手間出來一眼便看到了，她上前提起我，焦急地觀望着。不久，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就看到你正全神貫注地盯着一盆造型奇異的向日葵。

「死女包，嚇死人啊，一出來就看到你的手機被車碌爛！」

你臉上淡淡的笑意倏然消失，看着破碎的我愕然地說，「啊，什麼時候跌的？」

你多次按下開機鍵，但我並無絲毫反應。而每動一下，我身上就有無數的玻璃碎渣滑落，落在你的手心上，如點點雪花。

「走啦，沒得救了，去買新的啦。」母親牽過你的手便向商場走去。聞言，你尷尬地笑了，「對不起。」

商店內的朋友很多，各有優點，他們好像比我好太多了，我相信他們可以比我更好地陪伴你。而在眾多朋友中，你挑了一位相對便宜的，我想，當初你挑選我也是同樣的原因吧。新朋友似乎已經準備好了，我卻沒有餘力去交接工作，我的身體和內臟或許已經碎成了渣滓。接下來的路，你要堅強喔。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結帳之後，你輕輕的取出我，詢問店員我還能否救活，可惜只能看見店員尷尬的微笑和你失落的表情，你惋惜地說：「裏面還有很多相片。」你看着我良久，輕嘆一聲，便將我放進了商店門外的垃圾桶內，轉身離去。我知道，你也掙扎過。垃圾桶外明明人來人往，理應吵鬧無比，我卻覺得很安靜。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將長眠於黑暗之中。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 二、〈開始設定〉

母親在我十七歲那年，確診了肺癌晚期。

許是早就有了心理準備，我未如戲劇般的大哭大鬧，只是平靜地看着姨婆抱着母親輕聲抽泣。這對我而言，並不是什麼大事，只不過是母親的事罷了，我的生活，也沒有出現什麼轉變。

公開試放榜，我那引以為傲的寫作卷也不過如此，分數未如理想，理應復讀，但最後還是決定先混個學位。我的大學生涯是在網上開展的，也正因為這樣，我可以一邊上課一邊陪伴她，這些年，出入醫院比上學的日子要多許多。

腫瘤科只會在星期一、二、五開診，開診日永遠都是坐滿了人。我見過躺在病牀上插着許多儀器的病人和他們哽咽哭泣的家人，見過推着輪椅輕聲安慰病人的家屬，也見過走出病房時臉色沉重的人們，但唯獨沒有看過像母親般年輕的病人。為什麼？母親不煙不酒，飲食均衡也有做運動，病魔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為何要纏上她？難道是因為我年少時希望她永遠閉嘴的詛咒嗎？我不理解。

香港的醫療福利對基層是極好的，母親確診不久便能得到治療。那是一代的標靶口服藥，在政府資助藥物名冊內，藥費全免。服藥不久，癌指數便由三位數回落到個位數，X 光照片看到腫瘤剩丁點大，病情得到控制。但這種藥，副作用極大。不久，脫髮、紅疹、口腔潰瘍、牙肉腫痛等等都來找上了她，這對一個愛美又貪吃的女人來說是致命的。看着自己的變化，她每一天都在掉眼淚。最嚴重的，是紅疹，根本不受控制地到處長。一開始，只是手上出現點點紅斑，後來臉上也有，再後來紅斑轉為濃瘡，基本佈滿了她整張臉。她最常說的話是：「囡，阿媽是不是很醜？」雖然有口罩遮擋，但她也不願出門，也很久沒有去花店上班了。姨婆看她這樣，半拉帶扯的帶她去爬山，自此，寶林的夏威夷小徑多了一位不論寒暑也在的女子。大自然似乎真有魔力，她比生病以前的狀態更佳，一天走幾個小時都不喊累，說話不再唉聲嘆氣，也會開懷大笑。我試着跟她爬過一次，氣喘吁吁，回家就是倒頭大睡，沒有下次。年輕人，果真怕累。

在恆常的第八次覆診時，醫生說情況開始不穩，指數重上百位，需要馬上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更換治療方案，要做些化驗找出方法。那個星期，我們跑了十多趟醫院。幸好，有藥物匹配，這是第三代標靶藥。每月費用為四萬多元，即是說，每顆藥價值一千多元。有了以往的經驗，我知道應有人可以幫到我們，這次的資助是要自行申請的，所以我要整理資料，申報財產。

那天，忽地驚覺母親為我存了一大筆錢，不多，但能讓我不愁吃喝。又發現，父親已許久沒有繳交保險費，當我想要申請復效時，父親又戲劇性地生病了。保險公司不是慈善家，不會可憐我們，保單復效申請失敗。十多年來的保費，就這樣打了水漂。後來再發現，原來他沒有我印象中的那樣好，漸漸就不想與他對話，加上他是夜班司機，生活時間不一，竟就這樣遠離了他。那段時間，我時常不想回家，不願面對他，也不願看見父母劍拔弩張的情形。當然，父親不敢還嘴。父親失去話事權，母親又說自己不識字，我就成了主事者，家中大小事務都交給我管。

有研究指，人要到二十歲時大腦才完全發育，才會懂事明道理。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自己十八歲就是大人了。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換了藥，母親病情穩定，一代標靶藥的副作用逐漸減退，這次的藥物也沒有太大的影響，終於，她看似與常人無異。她開始積極分享生活，遊山玩水的照片被昔日好友看見，許久未見的朋友再次一拍即合，相約同行。每天回來時，手機叮叮咚咚的響個不停，嘻嘻哈哈地和朋友喋喋不休，比起以往只在花店和家兩點一線時更有生氣，那個總愛愁眉苦臉的工作狂停留在過去了。不過，由於她經常請假，不像以往那樣天天上班，老闆娘似乎十分不滿，諸多挑剔，分花紅比其他人少一半，中秋節人人都有的月餅也唯獨漏了她那份。於是，母親在一個又被叨叨的下午，痛快反擊後，甩下圍裙帥氣地「炒她魷魚」了。然後，她就到了對面花店上班，工資比以往高了，也更自由了。果然，有實力的人到哪裡都是寵兒。看着母親的轉變，我突然又覺得，這許是上天給她的提醒：該休息一下了。

二零二零年第三波疫情襲來，每天幾倍增長的確診數字又將我們的心懸到天上。有人說這只是一個小感冒，但他們忽略了這個小感冒，對於長期病患而言是足以威脅生命的，那些叫囂着只是感冒就到處散播細菌的人，實在罪該萬死。我們一家盡量避免外出，因為誰也不想病菌找上門來。千躲萬避，終究躲不過。這年的除夕夜，她發熱了，高燒至四十度，一檢測，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便是駭人的兩度紅線。高熱斷斷續續，咳嗽聲環繞耳邊，突然響起的鬧鐘，塞滿垃圾桶的垃圾，和床頭從未冷過的溫水。將近半月，母親才精神起來，雖然後遺症持續，但也算是康復了。大幸，又逃過一劫。

艱難的時期已悄然邁過，眨眼間已快到第四年。我的學習生活早已復常，其餘時間也安排了兼職工作，有幾次都無法抽身陪伴母親到診，她嘴上說着自己可以，但每回量血壓心跳時，就見她孤身一人的不安。母親學會了處理醫院給的文件，不再依賴我，我終於回到女兒的位置。

許是乖巧了許久，叛逆的性子終要出來透氣。我最近總愛頂撞母親，幾次氣得她臉都紅了，哈哈。我偏不要遷就她，我要如以往一般事事魯莽衝撞，要她憂心掛念，要她放不下我。

我可真是大逆不道的不孝女。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 三、〈加載中〉

不知何時，你與我生分了許多，或許，是因為你已經長大了。是四年前吧，父親離開的時候，我的人生便一直在走下坡，好像真如她說的那樣，那晚載着父親的骨灰上班，讓霉氣通通找上門了。也是從那時起，你就變得不一樣了。

她是個急性子的，又不善言辭，總愛用打罵的方式教育你。父親也愛打我，所以我極度反感這樣的教育方式，什麼事都不能動手。小孩子，半哄半騙總會聽話。於是，你自然也親近我一點，什麼事都會跟我說，好吃的也會留給我一份。而每次她絮絮叨叨時，你也向着我，所以她常說我們倆同姓的欺負她一個外姓的。生活吵吵鬧鬧，一家人齊齊整整，也是幸福美滿。

我開過藥店，當過歌手，也做過保安，最後聽朋友說的士掙得多，就這樣落了根，算起來也是三十年經驗的老司機了。但，我沒有大富大貴，每天只有潦潦幾百的收入，通通上交給老婆後，袋子裡就剩不了多少錢。開車難免有些小刮蹭，賠些錢，就會連飯也吃不上。那時，我就會求助尚在唸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中學的你，借個一百幾十應急，這竟就讓你誤以為是她拿光了我的錢，時常跟她頂嘴吵架說她欺負我。有時候，我拉開袋子會發現幾張摺成一團的紙幣，又或者在枕頭下發現幾十塊零錢，不用多想，是我的寶貝偷偷塞給我的。

可惜，社會動盪和疫情襲捲而來，我的人生劇本在那一刻進入了「挫折」的一章。猶記得沙士那年試過只掙二十元，沒想到二十年後，能有一天連二十元都掙不到。她說別人開的士天天掙幾千元，又買車又買樓，只有我窮得叮噹響。是啊，混沌半生，銀行存款竟不足千元。飯都吃不起了，許多支出也要暫停，於是我停繳了保險費，每個月千多銀的，怎能負荷。保險經紀說，可以在兩年內復效保單，但這樣會失去保障，建議我要和家人溝通。男人嘛，總要面子的，況且哪有這樣容易生大病呢？

「叮咚！」門鈴響起，我迅速藏起保險失效的通知書，匆匆打開大門。你們回來了，臉上滿是疲憊，眼神失去光采，周身壓抑着傷感的氛圍。我的妻子，生病了。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那段時間，我天天滿腦子只有錢，你讀大學要錢，她治病要錢，我還有一筆錢要還。可是整條街都沒有幾個人的情況下，又何言收入呢？車實在開不下去了，我又做回保安。入職兩個月，以往二百多斤的身形竟就掉秤了許多，當個小保安，爬些樓梯，多走幾步，似乎也對身體有益。我是這樣認為，也是這樣告訴你們我暴瘦的原因。

那天，我不知道吃錯了什麼，基本上沒有離開過廁所，到後來鮮紅更是鋪滿了整個馬桶。噗通一聲，倒在了客廳地上，你合上了正在上課的電腦，驚慌失措的奔來。醫生說我的腸道好像有陰影，要再做進一步的檢查。我們一家本因為她好轉而放鬆的心弦，在這刻又再緊繃起來。怎麼可能呢？

我本想推脫檢查，但她直接給我出了錢，她說健康不能當兒嬉。而等待結果的過程中，你竟發現了那一大疊逾期未繳費用和保險失效的通知書，紅彤彤的字十分刺眼，紙包不住火了。那時，你還信任我，比起嚴肅的她，我更是你的朋友，所以我要你保守秘密時，你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又安撫你已經申請了復效，新的文件很快就會寄來。但根本不存在的，又怎會出現呢？鬼使神差下，我竟然就複印了以前的單據，改了日期應付過去。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你雖有疑惑為何墨印淺淡又有修改痕跡，但終也沒有細看。火苗又被紙包上了。那刻，我覺得自己像極了那些想堵着沒拉手剎的車往前滑動的司機，也像電視劇裏做了虧心事的男人。不過，又一年的學生資助申請開展，你埋首於資料之時，輕易的攤開了我藏起的那團火，你發現了我自製的文件。那天，你盯着我看了許久後，默默地關上了房門，在裏面待了很久很久，再出來的時候，你好像有點不一樣了。你在房間裏的時候，到底想了什麼呢？

約莫一個月，結果出來了，我們家竟又多了一個癌症病人。不過我的情況可控，可以動手術根本治療。由於是重大疾病，我知道那張保險再也要不回來了，本來的保障也沒有了。我是苦命人嗎？好像也不全是，畢竟我一開始就可以問妻子幫忙，這樣，什麼都不會發生了，我不是什麼苦命人，是我自己的抉擇，只是剛好，命運再來給我狠狠的插上了一刀而已。

手術過後，我在病床上昏昏沉沉，肚子上的大窟窿讓我每分鐘都不得安寧，但最擾人的，還是那筆已經取不回來的保險金。我在醫院待了快兩星期，醫院才准你來探訪。進來的時候，你明顯的被我的樣子嚇到了。蒼白憔悴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的臉上佈滿鬍渣，鼻腔連着胃喉，肚子上也連着一個黃色的袋子，看着像快沒的人了。是的，醫生剖開我的肚子後才發現情況複雜，手術最後竟進行了六個小時。可能是怕我就一直住在醫院不走了，你臨走時又羞答答地展示着手機裏和一個男孩子的合照，對我說，你談戀愛了，叫我快點好起來去看看他。那一刻，我知道你長大了，你跟我的距離再度拉遠了許多。

出院以後，我每天都在想，在哪可以搞到十多萬呢？如果向她坦白的話，這個家非散了不可。但我好像真的沒有辦法了。於是，我又作了一個謊言，我在戶口拿出最後的一些錢，說是保險公司先賠付的，剩餘的還在走流程，之後就會有。這件事我沒有跟你商量，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她相信我了，不時會問我錢什麼時候批。而後來當你知道了時，什麼也沒有說，只是淡淡的笑着，那個笑容，好像是在嘲笑我，用一個又一個謊言來掩蓋更大的謊言的愚蠢。

紙被火燒着了，那輛沒有拉手剎的車還是滑了下來，我這個做了虧心事的男人終究被發現了。她被我氣哭了，哭了好久好久，她說我這人蠢得要死，明明只差幾年保險就供完了，卻選擇幹最白痴的事。嗯對，我真是個白痴。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在她罵我的時候，你安靜地坐着，一聲不響，默視着這預料中的場面。你怎麼已經變得這樣冷淡了呢，我那個愛當和事佬的寶貝呢？那晚，我被趕了出去。我在離家後沿着小路一直走，思緒紛飛，種種結局，皆因我的選擇。不知不覺，就已經走了半小時了，香港這麼小，我竟不知可以去哪。或許那些天橋底下的紙皮墊子，是我今後的歸宿。但她總是心軟的，她叫你打電話喊我回來，叫我月底前滾出去，給我多幾天。幾天又幾天，竟然就這麼繼續住下來了。

我們家好像以往一樣，什麼都沒有改變，但好像又有哪裏變得不一樣了。你不再嗲嗲地跟我撒嬌，也不再耐心地聽我說話，你把時間都放在了她和那個男孩身上。她也不再正眼看我，雖然會一如以往地嘮叨我，不該這樣那樣，但語氣裏好像多了幾分厭惡。我還是住在家裏，但這個家確實不一樣了，對比以前的溫馨小家，我們現在更像是室友，拼湊着過日子。

我的身體康復得很差，腸胃依然不能如常運作，每天都要跑幾趟廁所。加上以前積累下來的毛病，走路已不穩妥，手指也用不上力，每天都覺得好累好累。覆診看的門科越來越多，身體卻沒有絲毫好轉。每晚吃飯掉筷子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已經習以為常，她對我的態度逐漸只剩下嫌棄，你也是不親不近的態度，我們每天說的話好像不超過十句了吧。那個男孩在我家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多，甚至經常和你們去遊玩，三個人，但不是我們三個人。世界復常了一年多，你們好像也去了許多地方，以前未去過的似乎都要跑一遍。我也近四年沒有離開過香港了，就算不能和你們同行，我也想到外面走走，看看外頭變了什麼模樣，而且，這樣的生活真是太壓抑了。

又一年春節，你們眉飛色舞地商討着去哪玩，我就坐在一旁靜靜聽着。忽然，你的眼神與我交匯，你說：「要不這次你也一起去？」我呆滯一瞬，欣然答應。那些天，明明你們仨已經走得很慢，但我還是追不上你們的步伐，不時就要坐下休息，第一天更是只參與了一半行程。具體去過哪裏我已經忘記了，只記得你和她幸福甜蜜的笑容，和那個男孩認真拍照的模樣。旅程的最後一晚，你們打起了牌，我也參與其中，然後一直往外掏錢。其實我根本不會打牌，也已經很睏了，但我就是不想離開。

回程路上，你每逢看見好吃的，總要停下看看，撒嬌讓男友買。明明火車還有十分鐘就要開走，你也要去買一杯奶茶。我總覺得，你還是個小孩。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 四、〈重新啟動〉

高妹是花墟最受歡迎的員工，不論老闆還是客人，都特別喜歡她。

高妹身高約一米七，身材說不上是前凸後翹，但樸素的運動套裝卻被她穿得別有韻味。一身小麥色的肌膚，透着淡淡光澤，有一種健康的美。她的臉型不是標準的美人瓜子臉，帶點方又有些圓，一雙桃花眼眼梢微微向鬢角挑去，高挺的鼻子使五官更精緻，薄唇輕啓，露出整齊潔白的牙齒。歲月似乎也憐愛美人，並未在她的臉上留下痕跡，零星銀絲點綴秀髮，點點雀斑反更覺可愛。

高妹說自己不是讀書的材料，小學都未讀完就去打工了。她十七歲偷偷跟隨同鄉來到香港打拼，在餐廳、服裝店、菜市場輾轉，最終在花墟一間轉角小店落腳，這一待便是三十載。從一開始只能擔擔抬抬做些重活，到現在花店整牆都是她做的花束，打雜小妹已然是一個大師傅了。轉角小店擴張了幾回，老闆都換了幾個，但高妹依然在這裡。其他店的老闆總說高妹一個抵十個，誰能請她就能發大財了，先前有好幾家連鎖花店高價請她跳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槽，她都是笑着說：「有感情，不走了。」老闆許是喜歡她本事能幹，客人便是單純的喜歡她。你問一些客人，為什麼每次都來找高妹買花，他們也會說不知道，可能是習慣了，也可能是美女賣的花更漂亮吧。

她也是附近店舖的寵兒，例如街頭賣番薯炒栗子的陳娘子愛在最冷的天給她一個燙手的燴番薯，鄰店的阿美幫僱主煲湯也會預她一份，垃圾房的大頭強永遠不用她抬垃圾車，還有平日不忘零食，新年不忘紅包的鄰里。最出眾的是花墟對面藥房的肥志哥，風雨不改每天都來看看高妹，給她講幾句笑話又跑了。聽說，他以前是開的士的，偶然路過花店看見高妹，一見鍾情。他用整副身家把花店對面的舖面盤了下來，開了藥店，一開就是十多年。高妹在，他便在。有次，肥志哥喝醉了，拿着一個結他在花店面前斷斷續續地唱着情歌，轟動了整個花墟，但可惜的是高妹那天沒有上班。

那年起社會動亂，疫情來襲，許多行業相繼崩潰，但花卉業未受太大影響，節日時花墟依然如以往一般熱鬧，似乎這片紅紅綠綠是灰暗生活中的一片慰藉。花店的招聘啟事張貼在外，高妹也負責起面試的責任。一天，一個笑起來甜甜的，略有些憨厚的女生忽地就闖進了花店，自此便跟着高妹忙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前忙後，人們都叫她小妹。

小妹還是個學生，在念大四，在店裡也是做些雜事，幫忙翻譯，不然就是在門口當個招財貓。大家都覺得她做不長，便沒有教她做許多事，另外還有一個主因，小妹做事確實有些靠不住，人又丟三落四。猶記得她上班第一天就把手機落在了馬路上，幾輛車駛過，「噼啪」一聲就丟了幾千大元。更滑稽的一次是店裡接了十多張急單，老闆娘叫小妹加急訂些向日葵讓師傅回來包花束，翌日到貨的卻是一整箱向日葵小苗。小妹知道自己闖了禍，慌亂中又將箱子推倒，育苗盒散落到各處，滿地泥濘。最後如何解決的，便是高妹去鄰店借到花枝，趕在約定時間前交貨。來湊熱鬧的鄰里都打趣小妹肯定要被辭退了，可高妹總笑答不會輕易「炒魷魚」的。

一個史詩級颱風襲來，花店鐵閘被樹枝穿插，店裡被破壞得面目全非。負責開店的小妹被嚇了一跳，連忙叫人回來幫忙。那些天，大家都七手八腳地忙碌着，沒人發現一株被遺落的向日葵小苗正蓬勃生長。當高妹一掃帚掃去，才看見已現小蕾的花莖擠在小小的育苗盒內。她覺得丟掉可惜，便找個棄置花盆移植了它，放到店門口陽光最猛烈的位置，任由它肆意生長。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不經不覺，向日葵已經長成，花若金盤，分外奪目，明明店裡有許多向日葵，這枝卻讓人感覺與眾不同。小妹學着網上大熱的卡通角色，為向日葵戴上了一副太陽眼鏡，圍上一條鮮紅色的圍巾，加上向日葵晝夜不同的朝向，倒像是真的活着。而這滑稽的模樣也是吸引了不少路人駐足，再配合高妹的三言兩語，他們又掏了錢包出來。

向日葵的花期約只有十天，儘管有大家的細心呵護，它的頭也越垂越低。一個早上，葵花盤已然落入土中。花盆中只剩下一根光禿禿的枝莖，失去了那耀眼的金黃色，但誰也沒有把花盆丟掉，就讓它突兀地混在花束之中。

又一年冬天過去，小妹早就沒有來店裏幫忙，陳娘子說年紀大要享福，退休了；阿美說掙夠錢，回菲律賓去了；大頭強說要去找自己，瀟灑去了。花墟忽地少了許些熟人，又添了許多新人，花墟依舊川流不息。那是高妹的第五十個年華。

許是高妹已完成了人生劇本裏打工掙錢的一節，她在花店出現的次數漸少，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有些時候只到花店幫忙幾天又消失了，有些時候只帶着幾打西餅來花店坐坐。小妹也畢業了，聽說她在學校當了老師，工作忙碌但也不時牽着男友回花店探望，她的衣着變得成熟，但依然笑得稚嫩，靈氣不減。漸漸地，高妹已經沒在花店出現，肥志哥也沒再來過了。有的人說她嫁了個大富豪當上了少奶奶，有的說她中了彩票去環遊世界，亦有的說她回鄉下栽花去了。高妹到底去哪了，好像只有她自己知道。

老闆跟隨主流移民，花店轉了手，一些員工四散到其他店舖。新老闆、新員工到場，又將花店變了模樣，昔日擺放向日葵的位置放上了招財貓擺件，花盆被丟到角落，再也長不出新芽。

這年大掃除夜，店裏前前後後清刷乾淨，成車的垃圾運到垃圾房。新來的阿良搬動沉重的垃圾桶，傾瀉至垃圾車上，咁噏。

情人節又將到來，花墟又是熱鬧非凡。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 評語

一個基層家庭的故事，全篇由四個片段組成，分別由手機、女兒、父親和第三人稱全知視覺來敘述，帶出不同的視點。小說一首一尾都寫到手機給車輾碎，場景是女兒的工作地點花墟，有種拼圖效果。故事中的母親患癌，一家的生活不容易。這種絕症題材一般很難處理，但本篇寫花與人一起成長，平淡中有趣味。

—何杏楓教授

作品圓熟。篇章結構緊密，敘事筆法成熟、自然。作品訊息豐富，涵蓋疾病書寫題材、社會基層生活的同時，也通過故事來描繪家人之間的微妙牽絆。作品同時也善於變換敘事人稱，增加故事的層次感。

—唐睿博士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 評語

故事講述一位女兒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例如母親罹患癌症，暑期在花店打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以及同事之間的關係。故事以手機檢索存儲信息的方式展開。

—譚國根教授



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page/280732/WinningResults.html>